

孟子卷六

甫 黃獻臣 纂著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

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

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為字是告子病根戕賊字就他為字翻出告子謂性無仁義必待為

孟子謂性即仁義不待為大意止此然却不是說與他爭轉從為字

分別順與戕賊似與他商量一般按定是戕賊了一刀劈去則為之

說不撞自破矣以戕賊代為字此孟子殺人手段也

此闢告子為仁義之謬孟子論性以善為宗故曰舜仁義行非行仁義

告子論性以無善無不善為宗故曰以人性為仁義彼謂生之謂性空

空白白只個知覺運動。有甚麼善與不善。善不善皆其為而後有者也。桮桮之說猶言體質渾淪。卽無字之旨。但此章說仁義且就無善一邊看。至下章湍水東西之說則并無不善意俱闡矣。其寔非變說也。註云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此是性善之性。與告子所云性無于告子所云性卽其所認生之謂性之性。降衷秉彝等字用不着也。初但以義屬桮桮。繼亦兼仁而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桮桮爲桮桮。何也。告子標仁爲內。特對義外言之。寔亦執內不甚牢。都以爲性。後添設的物。專標在性外。不知其涵在性中。我固有之也。非繇外錄我也。何順如之。而可以戕賊之。桮桮擬乎代爲字。以戕賊不怕告子不縮舌矣。然亦還是告子心軟。大痛惜仁義不肯禍仁義。故孟子得用此劫劑也。倘頑而爲倏忽。鑿

混沌死。直以仁義爲戕賊也者。則柰何。曰此孟子絕妙煞伏也。告子爲之之說不止其不淫而爲戕賊者。幾希矣。被孟子截住說破。便嗒然典索了。攻毒者益之以毒。潰則散也。此等霹靂機鋒。烟飛灰滅。在告子不及知也。惟不及知。故使人之意也。消禍字承戕賊說。亦是机鋒。上語謂認仁義爲伐性之斧也。不指棄而不爲說。篇中語氣婉折。全在如將亦將數虛字上挑逗。微旨若作莊語闢之。便失真神。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

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只為世上有不善一種。故告子將來做個話柄。孟子政將人為不善之故。與他說明性善之旨。自決之一字。是告子自陳公案。

此明性之本來原無不善。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歸於使然。孟子言性有定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不善而出於使正。見性無不善處。告子決字與上章為字同病。後面使字搏激字皆歸決字生出。正就彼說法東西是活動的東西。中之上下是一定的。即湍水亦有定局了。孟子只就他說東西中指出上下來。告子便動不得人性。繼之者善如水就下就字有天然意。即無事決矣。緊要在人無有不善二句。玩無有不三字何等直截。末節不是為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過頴在山。歸於搏激。則水之無有不下也明矣。為不善而出于使。可見天下即有

為不善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究竟搏激之水。終歸於下。陷溺之性。清

於平旦。益見過頴在山。非水性習於不善。非人性。其性亦猶是也。

張侗初先生曰。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之言性善也。言其繼非

言其元初也。元初則離文字。離言說。不可見。不可言矣。故曰。天下之言

性也。則故而已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言故言情。皆所謂繼天命

者。也是父母既生時第一念也。孟子論性。只提出第一念。方有把柄。故

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以理義悅心。為心之同。然以愛親

敬長。為不學不慮之知能。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以克其不忿不為

為不可勝用之仁義。使天下人曉然知本念。依性而發。是無思為雜操。

是至善的性。既有箇把柄。可提出示人。便可證得。戕賊不是性。湍水不

是性。生不是性。食色不是性。惡不是性。有善有不善不是性。可善可不善不是性。將紛紛戲論一筆都勾。真是有功於世道人心。若夫天命之謂性一語畢竟同於無聲無臭。豈特孔孟說不破。即執中精一相傳以來。未有能道破隻字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

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

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兩曰：然。處甚糊塗。竟入孟子圈套。而

讀告子篇當知生之謂性一句乃告子論性宗旨所獨認之以為無善無不善者也。凡杞柳湍水食色之論皆本於此未嘗少變其說。且其言亦未嘗不是。即如孟子以性善標宗指點形色天性亦何嘗不如此說。但告子之認生處與孟子之認生處則殊別耳。他只緣生字看得不分曉不能析到異於禽獸之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牛之性析之便無可解。

此。關。告。子。認。生。之。誤。人。有。話。上。無。病。而。話。意。病。者。告。子。是。也。出。口。子。言。生

之。謂。性。就。話。而。論。亦。似。有。理。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程。子。曰。性。即。氣。氣。即。性。皆。是。生。之。謂。也。但。告。子。空。空。以。知。覺。運。動。處。言。

純。是。一。團。頑。氣。不。曉。得。個。頭。腦。若。聖。賢。言。生。處。便。舍。有。許。多。妙。處。此。便。

是。仁。義。禮。智。活。動。之。根。所。謂。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手。能。執。生。也。如。執。

刀。殺。人。便。有。惴。惴。不。忍。之。心。則。性。也。足。能。履。生。也。如。足。履。着。昆。虫。蠕。動。

便。有。不。忍。踐。踏。之。心。則。性。也。故。性。字。從。心。字。生。告。子。但。見。得。生。的。一。邊。

不。曾。見。得。生。之。心。性。者。天。命。之。本。然。乃。不。睹。不。聞。無。聲。無。色。之。本。體。此。

處。不。但。着。惡。字。不。得。雖。善。字。亦。着。不。得。謂。之。無。善。無。不。善。亦。何。不。可。但。

聖。賢。所。謂。無。無。字。活。告。子。所。謂。無。無。字。死。聖。賢。所。謂。無。乃。性。體。之。妙。入。

孟子卷六

純粹處無中含有告子則混混濛濛頑硬之無而已矣故曰告子之病不在話上而在話意上於兩然字內寫出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光景孟子先以白之說兩轉審告子之意待其說定了然後以犬羊與人同異詰之其言方塞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

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

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

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

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曰

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

外與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非惟說義外不是并說仁內亦不是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我則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論性數章妙在不呆講道理只隨他錢鋒點撥但須拿定本無內外一語而義外之說自破

此關義外之非生之謂性乃告子一生把柄處今日食色性也即生之謂性之意雖然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性也君子不謂性也此不待辨矣告子則謂生人只食色是性何嘗有仁義帶來若必欲以人性為仁義則仁還是內的非外也義斷是外的非內也仁內二字亦就義外相形言耳告子總以為非性中所有亦未嘗確見其為內故曰非外也尚有猶豫之意獨是義外之說斷難假借故孟子曰何以謂仁內而義

獨外也。非有長於我，便有從其長於外意。從其白於外，便有非有白於我意。白馬四句，不是闢其以白喻長之非，全在借長馬長人，別出長之在我。破他非有長於我之說，且謂長者二句，是駁倒語，不是兩疑語。吾弟則愛二句，言強不得我之愛，可見仁在內。長楚人二句，言沒不得人之長，可見義在外。然長在人，長其長者在我，猶炙在物，嗜其炙者在我。此正義之根心處，猶得謂在外，與中間隨机辨難絕妙。机鋒若謂因告子之所明而通之，神味索然矣。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

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行吾敬已足括義內之旨。敬是吾敬，行是吾行，豈從外得此在孟子長之者義中禮貼出來。孟子季子則執告子以長者為義矣。此申義內之辨。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本於心，味故謂二字分明。指孟子所謂長之者義說來，但公都子雖得長之為義的大旨，尚未悉長之為義的其中妙用。孟子季子則以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以轉移之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明有不繇我主張者見敬，繇人轉不得謂自吾行之而公都子窮矣。孟子折之，只要破他先酌鄉人之語，又設為叔

父與弟之喻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言却須歸重叔父上見弟若不
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歸
重伯兄上見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斯湏隨時
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也。孟季子不理會
久暫字便是中常有主仍覺孟子所言都隨外邊轉還是落他殼中的
故兩曰則敬而決其為外公都子則就庸敬斯湏上悟出因時制宜之
妙用遂以因時之宜飲者通之見得酌寒暑之宜主於心則酌久暫之
宜豈不主于心任說如何因應却離我主裁不得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
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
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性根也情芽也才則其中之生意也才字勿與情字對。本文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屬情仁義禮智屬性才則運於性情之中。引物則之詩。

亦然。則屬性。所謂秉彜懿德也。好屬情。中涵一才字。引詩出一天字。
引孔子出一道字。分明將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一齊揭出。
此明性善宗旨。當時論性有三說。一說是渾而無別的一說是活而可
移的一說是定而不易的。總之說性未必善也。下兩或曰俱有證佐。獨
告子無證佐。蓋告子真善惡而皆曰無矣。又何證之有。告子此言是開
一禪宗。非吾儒之正論也。以文武與民好善。誰可以爲善。是矣。獨不曰
善其本心也。特因文武觸而發乎。以幽厲與民好暴。誰可以爲不善。是
矣。獨不曰民之暴也。特以幽厲引之乎。堯尊而瞽瞍親。紂親而且尊。而
象傲舜。孝微比。忠貞自若也。或以証有善不善。是已。獨不曰性相近。惟
上智與下愚不移乎。後二說不足道。告子以無立宗。說頗高。却被生之
謂性。章幾句話。露了手脚。認知覺運動。遺其靈妙處。反淺矣。王陽明先

生亦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誠者。病之。然寔不是。告子派頭。陽明之無
活無也。萬象無所不有。而不碍太虛光亮之無也。告子之無死無也。
暗地中間。非無一物。而一無所見。黑漆漆之無也。烏可比而同之乎。正
緣性不可見。而情可見。故着乃若二字。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
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註性之動。句宜玩。性無爲也。動於情
則有爲矣。凡人所本有者。可爲也。其所本無。不可爲也。乃若其情。則可
爲善矣。善性本有也。若夫爲不善。則性所無矣。故曰非才之罪也。性者
天之命也。情則性之動也。才則動而有爲者也。性之能達爲情。卽是才。
非有二也。玩可以爲三字。就是他才幹處。齊王不忍殺鯀。情也。以羊易
牛才也。卽此便見性善。性動爲情。如火然泉達。力用自足。只爲不能擴

闢且

孟子卷六

告子八

克故情但有端倪而無究竟不能盡其才即不能盡其情小人一念既錯罄其耳目心思之力以遂所欲爲机械常出於意表而惡力既到如決隄之不可避禦人便謂是有惡才不知此正路頭偶錯無可奈何如困獸之鬪非其本然也究竟瞞不過本心清夜發見手脚皆軟一些動不得矣此不能盡其才非才之罪也辨得有不善明則可以爲善愈見已將性善盡出了惻隱節語氣相承不斷不要割裂以分貼性情才惻隱等心臨時俱不自知則亦不自有自知其有反成僞矣孟子言人皆有之只提醒與人看最可味者前篇言端而此不言端因用以著其本體指情見性也前欲人橫充此欲人體驗不同也鍊字奇即莊子所云殘純樸者仁義是吾性合下物如何枉他我固有之也叮嚀囑付懇矣

仁義三句與不能盡其才緊相接蓋謂之我固有便是在我的無求而不得之理固有與皆有正相應指出思字又示人金針訣此是作聖密藏盡其才者正從此處得外此皆盲脩而瞎鍊也求字正爲弗思者指點路頭且問如何求如何則得能思處卽是求此又是霧机運用處也則之一字在參性體稍費尋求便不是性矣不能盡其才緣於弗求弗思歸於才不能盡正見非才之罪末節遡出天字如黃河之水天上來以孔子之言作案門風亦大正伏諸子處有物必有則我固有之也就物上說莫非渣滓無論軀殼卽心亦是肉團子也就則上說莫非妙明無論色身之內卽山河大地以概其中所有各物性量悉包之隨舉一物吾則在焉此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不與形色天性而並參也則者不

增不減之義。秉之則為彛。書曰：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桓性，彛之謂也。懿德四德也。仁義禮智，非繇外錄我也。何懿如之？好則欬欣順適之意也。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自善自為，情為性所盪，此時亦何能已？是以為道性善之鼻祖。孔子說詩，只添得兩個虛字，而旨自明，運旋全在。故字必字，若單說物，則是依樣葫蘆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黃也。履之相似，天

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欲明人性之同而先推其所以不同者，特繇陷溺使然。雖聖人亦只與我同類，此一句領起下因自形之同，說到心之同，而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首之以聖人而終之以聖人，正見人之不異于聖人，而其有不善者，非降才之殊，欲人相率以入聖耳。

此亦是論性善不出性字。首曰天之降才，就是性了。章中都是說心。其
寔說心，卽說性，非有二也。時說謂性不可見，而心可指陳，故以心言之。
蠢甚，最重在同然理義句。此一章寔際語也。自陷溺句提出心字，早覩
在這處，而故作歇脚，別起話頭。繇物類以例人類，復繇人身以例人心，
則同然之境，趣昭矣。最妙在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至於心獨無所同然，
乎二句挑撥石人，亦醒大意。旣明緊束，以理義悅心起，煞極可會。以一
同字破降才爾殊之疑。枝葉雖多，大約只是上章好是懿德一句意。而
所云降才亦是暢發上章非才之罪之案也。賴字看作善字意，與暴字
對。則降才句挑剔，終有活眼。若說明賴藉，則下數句轉折都無味。多字
活看，言不必盡然，亦多有如此者。非天降才與陷溺其心，俱偏承多暴

一邊說多暴繇于陷溺，見心不陷溺，決無有不同者。賴暴陷溺，合理義
之存亡言，然都在作用上見。故曰降才，才卽心之動用處。次節播種種
字，猶人之有心一般。其中一點生意，便是性是情而能生，以至於熟，便
是才也。言地與時皆同，所以其熟都無後先，只重皆熟矣。一句不同言
亦有不熟者，却是不閑性事。拈出人事不齊四字，與上陷溺其心打照。
究竟說不同處，正是發明他同處。故凡同類節是一章綱領，故字承上
推開說。言人與人本同類，降才於天必相似。吾人不肯令下承當，只此
疑根作阻礙者，疑降才也。孟子曰：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喝出本來面目。
何處更着聖凡二相？聖人與我同類，猶言同是個人，不着形，亦不着性。
言性則習者不同，言心則陷者不同。故特言類曰：聖人與我同類，直以

我作主。而以聖人同之。下聖人先得我心。亦此意。此人皆可以為堯舜。更說得直截。諸體中足為粗。不若口耳目之靈。故不在同。若同聽同美之列。只借來做個引起話頭。如使口之於味。乃設言天下之口。有另自一性者。非謂易牙之性。或與人殊也。口耳目相似。正是心從口耳目中。觸現處。卽未言心之同然。而已躍如矣。同然然字。對着聽美字看。是然否之然。卽所謂悅也。不作虛字。然與悅字義有淺深。本節則意無淺深。獨無所同然。躍躍挑示。所同然處。不宜下一寔句。所字宜玩。卽於不同處。見同。口至於心。是在耳目口鼻之外也。時却以耳目口鼻証心。夫心之同然。不在耳目口鼻之外。而必不局視色聽聲。香味之內。其究必以氣質為性。卽入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裡面去了。何也。二字是提呼。

不是註釋。此處喚得醒。理義不言而已。在當下矣。謂字要醒。就同然之心。謂之也。理也。義也。俱是指點。故物朱註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二語極精。又恐人認物為外物。故足之曰。体用之謂也。物卽有物。有則之物。如親親之理。卽在吾為父子者。心上敬長之理。卽在吾為兄弟者。心上此理之卽心。而具也。吾為父子者。心卽宜於親親。吾為兄弟者。心卽宜於敬長。此義之從心而運也。凡為父子兄弟之人。誰不以親親敬長之理為然。又誰不以親親敬長所施之宜為然。先得者對常人陷溺之後。而言其寔無先也。既云先得。卽非獨得。既曰同然。卽是自然。若把先得畫定。聖人仍是降才。爾殊疑根矣。聖我原未嘗分先後。亦未嘗定。孟夫子現身接引。時時如是。理義自然。悅心非心去。悅理義也。理義卽心精之。

透現心即理義之凝結會心處即是快心處看二我字自悟自契有非
 人所能助意此蓋不因多賴而悅生不因多暴而悅泯也理義即是我
 心何處更着一悅字悅更是我心的机趣理義的精神故不曰悅理義
 而曰理義悅我心此處大可參會雖然有理義可悅金玉雖貴着眼即
 繫心所欣然動處假各理義心所怡然忘處亦假各理義要識理義否
 飢食渴飲是也芻豢悅口似之而未盡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
 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
 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

於木也日日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特亡之矣特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
 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正意盡見於客故到主處不費一毫氣力而道理躍
 然文字至此神哉
專為喪失良心者指出平日一段的境界欲其認取此時特段從此
 養而勿失未放之心當存既放之心尤當存故於放後特詳焉
 此揚人以存良心山木人心俱重下半段非牛羊又從而牧萌蘖之生
 日充日長矣非特之反覆平旦之氣日清日明矣世少不放之心此放
 後之存更不可已也章中三存字相頂要看嘗美便見今不美意郊於

大國要着眼。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吾人亦有為大國者在。斧斤譬外。誘牛羊譬肉。軀外誘之來。有時肉軀之戀無已。善乎老子之言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亦避大國之意也。日夜所息。謂是日之夜。與下節夜氣一例。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物之生不休歇。則不能發榮。但看早起花多開。草多青。又夜間多滋。則其夜之所息可知矣。歇息生息。二義本合。雖存乎人者。不曰有仁義。而曰豈無仁義。就放失之後。追論從前。是推原慨嘆語。故用雖字。張侗初先生曰。息者生氣。非止氣也。草木暢於花葉。而晦於根。寧有一刻不生。有一刻不息乎。只是草木自花葉至根。通是元氣。流轉元氣。不全生亦不生。息亦不息矣。孟子說個日夜。便是通乎晝夜。而知須知此氣時時生。時時息。如日月之代明。潮汐

之往來。卽其息處。純是生生不已。机括就出。作時亦自有入息。在非專以入為息也。有道之人。日日應酬。俱有個安頓道理。忙時能暇。煩時能簡。說息字。精甚。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當作一句讀。夜間生息。至於平旦。則為旦氣。平者兩分之義。謂自夜向旦。欲分未分時也。然總此夜氣息之也。故下只云其夜氣。不足以存。不復言旦氣矣。朱夫子曰。氣日裡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的。隨手耗散了。夜間的聚在那裡。所以平旦有些子可見。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平旦那便有好惡。正就悔心萌動處。見與人相近。不必另取他人對照。人卽自家面孔。近卽依稀本來。曰好惡相近。是幸。其不存者。庶幾其存。日相近幾希。又危。其僅存者。或終於不存。痛醒人處。專在一綫。斷續

之間下則其二字極緊。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其如有牾
亡何夜氣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拈出夜氣正示
人認真心之不容泯。可以致力操存。大意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
牾便了。不是從夜氣上喫力。詩云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夜氣之說
可爲浩歎。莊子云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與心闕。是可
以見牾亡之慘矣。禽獸正炤與人相近。人字看山。是無情之物。故本山
之生理。而以其材言性。心是有靈之物。故本人之感物。而以其才言情。
苟得其養。節故字頂上二節見心之不可不養。物字只空空說粘不得。
推開又不得。牛山萌蘗。不斬伐便是栽培。仁義良心。不牾亡便是灌溉。
子輿得力在養氣。此處養字分明把一生得力處示人。引孔子之言正。

欲人曉得此心是個捉摸不定的見。不可不操。非贊心之妙。操卽所謂
養也。存則在這裡。亡不是無。只走作逐物去了。入非此心。旣出復自外
入。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危言之爲存亡。微言之爲出入。存
下自定於操舍。而出入不定於存亡。須知入未便是存。出未便是亡。存
時亦有出。亡時亦有入。操非死法。存亦活机。時說以出入跟存亡者。非
蓋操存舍亡固不可不操。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尤不可不操。正言其危
也。無時卽此心之時。無鄉卽此心之鄉。人能於此處識得心之本體。如
是則操存工夫始無間斷。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

何哉。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此與上章一意。十寒鴻鵠。王心之牛羊。斧斤也。智弗若。則好惡與人。不相近矣。親賢遠奸。所以息之。日夜而養之。平且與。
此爲齊王不能純心用賢。而發不專心致志。正齊王不智的根源。孟子全在此四字着精神。寒雖在退而寒之根則已在見時也。小人巧而善入。君子正不爲逢。一日之暴。如冰投石。十日之寒。則浸淫浹洽於其中。而不可解矣。易生兩字。亦是提醒人處。是道性善之旨也。曰易生日有萌。屬意深矣。通章語氣上節已了。但如有萌。何似於絕望中有屬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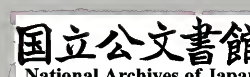
不終不敢信。王智之弗若人也。故又着下節。似諷似規。似謔似誘。政如風人寓意。意在言外。若寔講王則非題。趣半講王後入奕。則非題。相既說奕。又補王則非題。神且悻悻。咎王之不聽。則非題。旨贊伯先生謂此題有美人影。裏夕陽天外之妙。至哉斯言。用智如奕棋。然齊王失着多矣。小人爲之。鴻鵠故也。孟子雖能爲秋。亦安能繫王之心哉。臨了二語。打轉不智。以翻騰爲倒映。冷甚。痛甚。然望之愈切矣。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

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妻妾之奉，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等文字，都從浩然中流出，讀此猶失其本心者，非夫也。○舍生取義人之本心，但此心當窮迫則現，當安則泯，故提出簞食萬鍾二項，欲人勸得生死富貴，闕破則人人都是賢者。

此欲人把生死關勘破，富貴闕通章以義字為主，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下三節反覆指點個甚字，則舍生取義，人心本然之權度也。甚生甚死，當念直截，繇是者，繇是直截念也，並無一毫計較。如使兩節全在何不，繇是四字喚醒世人，兩如使字為兩繇是字設也。數折翻弄，平起側注，順翻倒轉，暗拿個義字貫串於欲惡生死之中，埋伏不出，掩映虛含，令人反覆讀之，良心脉脉自動。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賢者能勿喪，見彼不能勿喪者，非本無也。上云賢者勿喪，下云失其本心，正照看賢者與行乞兩樣人，是提出來做個影照。晚近英雄磊落之氣，不托於士大夫，偏托於道塗之窮餓，但行乞不受噉蹴之心，如電光忽退，景不及控，正與乍見一般。



稍落第二念則擾擾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的人作一人看。方見熱捧痛喝之效。且與下鄉爲今爲相合。可見箠豆不受非勘得生死關頭破也。人之嘽蹴激之也。乃知辱者膝下之侮深於漂母一飯之恩。然嘽蹴能激起得本心。而臨萬鍾時却不顧其從嘽蹴得來甚矣。官室妻妾等爲累也。人須看得官室妻妾等無有方能看得萬鍾爲嘽蹴。萬鍾則不辨則字譜染着富貴便不辨也。可見貧賤人有不死之剛腸。而富貴人無可生之面目。賢者惟能辨斯能不喪而賢者能辨之心。卽衆人能辨之心。衆人惟不辨遂至不存。而衆人不辨之心。卽本自可辨之心。上單就義此謙言禮對嘽蹴之無禮來於我。何加猶云沒要緊得失無係於生死也。我自有所以爲我者無關此。

也。下云可已卽何加意。不要說性分各理話。轉添晦纏。窮乏得我正是戰國時習氣。勿錯認做厚道末節。一唱一嘆。只在身死兩字着眼。以生死關勘破富貴。閑直恁扯淡。人世種種嗜好。俱附身而起。鄉便不受嘽蹴而死。則身且不能自有。而况身外之物。回視向日弗受弗屑的念頭。真是令人不可解。可已卽在無關生死上見本心。字極痛切。應皆有句。失其本心與賢者能勿喪句。應此之謂。是悲嘆口氣。與他處別欲海無邊塵心。難掃汗顏。頃刻頑鈍。終身填七尺於壇淫。耗鬚眉于營筭。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好利亦復競名。身榮又須子富。嘗試回頭一看。覺得身外俱閒。世短意長。不知埋沒了多少血肉男子。孟子失其本心。一嘆真能使行路乞人一齊痛哭。通章浩氣滿紙。覺雙眸炯炯射人。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

放其心即是舍其路故下只言收放心人以爲文章之奇不知其道理之透道理透文章自會奇也

此章乃告子一篇前後關鍵前說成仁外義倍從陷溺以及牛羊鴻鵠宮室妻妾等皆是放其心者故此章總之云放其心而安可不知求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知求是視心不若一指也愛身不若桐梓也終爲口腹害其心矣終爲耳目奪其心矣豈知天之爵爵此心也不可棄也貴之良賢此心也不可不思也誠思而求之亦在力於求勝勿爲一杯之水而已要於熟勿爲黃稗之成而已此等求心之學問乃千古聖學之規矩法率也教者必以是教學者亦必以是學人安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

此示人求仁之方仁存而義在其中矣仁是天地萬物一體的義是經世宰物之宜的世人看得仁義許大道理不知怎麼做功夫方能盡得故孟子就當身提醒之謂仁不是別樣的只人心便是義不是別樣的

只人路便是心與路特把一人字托出便見仁義卽在當體可見心非

空虛血肉之心而路卽心之隨機應緣有條有理者也分言之有仁有

義合言之只是一個心最妙是轉換處吊起舍其路而不繇倒按放其

心而不知求便統融做一個了兩其字卽首節兩人字見其所舍者乃

其自有的路所放者乃其自家的心也求放心加不知兩字便見人心

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無心是無仁也無仁是無人也所以可哀點出

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机括沒緊要的偏曉去求極關係的反不知求人

情大都如此且有以知求者而益錮其不知求者則更不可解矣雖日

事咕嗶亦奚益哉從來千聖傳宗不過心心相印其設爲學問一途專

爲未明者指點頭路世有一等口頭學問反將精神奔馳在聞見上去

與我本體有何干涉。孟子指出求放心三字正喚醒馳騫學問者莫錯認頭路。此乃學問真血脈也。看無他而已矣。何等斬截說者。謂求放心只是學問一端。而欲以此盡學問。恐其墮於空寂。此皆認心只是個虛腔子。不思孟子既云仁人心也。則求放心者。求還其天地萬物一體之初學問。更有何事。况放心而日求。此中有多少學問。在豈徒空空存一虛腔子已哉。觀孟子首揭仁義而終之。以求放心。明乎以一心而統仁義矣。心無去來。求時便在未放。而護有純養法。將放而守。有慎獨法。既放而反。有保任法。兼體用合微顯。然存養之功。居多焉。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何處見心不若人。先得不若聖人。勿喪不若賢人。反而思之。真覺得疾痛欲舉而措之。害了多小事。

此提醒人求心之詞。不若人三字極冷極痛。人心原伸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知求伸。故特借指為喻。且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借指况心無非竦動人口氣。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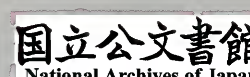
所以二字是一章精神。弗思之甚。全在此處。看出世俗之養者。以養為養也。養其生而有盡之身也。所以養者。以不養為養也。養其生而不死之身也。所謂思若只向養處摸索也。不濟事。須從身上看破。蓋人皆知血肉之軀為身。不知此雖不可謂非身。又不可即謂之身也。乃人之真身。必有在焉。能思身之所以為身。然後能思養之所以為養。

此提醒人養其真身生之二字亦可想所以養身亦養其生生不老者而已人雖至愚未有不愛其身者然不知其愛處却是不愛愛身不若桐梓便是不愛了然明明却是愛此孟子挑發机語也顏壯其先生謂病根原坐在愛把此幻妄之身太着情了一切無明皆從愛起貪養備物而决性命之精彼方謂養身之周孟子都喚做不知養謂不知所養也然世人愛緣深重直下要他斬斷亦難即念無念之法只是一思默默回照今者妄身生於何處身非委形而有無形者存則養非在備物而在無物也明矣真人淡泊獨與道俱不愛之愛不養之養也思與知正相關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上章說不知所以養正為此養小之失養小內流品甚夥而統謂之飲食之人忒狠矣聖賢看世味中人果是不直半文錢也其寔聖賢之孝非聖賢所務也養小莫非養大故正在無有失耳此欲人善養無失意大人兼愛兼養之情即小人兼愛兼養之情大人能使尺寸之膚盡為天地所不可少小人只是尺寸之膚耳以斯知善



於○兼○者○莫○如○大○人○善○不○善○須○如○此○考○非○曰○有○所○棄○有○所○取○也○人○只○爲○昏○
昏○惘○不○自○照○察○所○以○爲○他○下○一○考○字○於○已○取○之○示○以○自○考○的○方○法○見○
等○級○分○量○當○身○自○具○非○謂○近○取○之○易○善○固○須○屬○之○養○亦○有○時○而○屬○之○不○
養○不○善○固○屬○之○不○養○亦○有○時○而○屬○之○養○則○其○所○以○考○者○有○非○俗○人○所○能○
測○也○貴○賤○小○大○不○要○填○貴○賤○與○小○大○就○字○訓○字○畧○以○等○級○分○量○言○之○下○
只○云○養○小○養○大○已○丟○却○貴○賤○兩○字○不○纏○了○又○于○賤○場○師○一○點○則○人○賤○之○
再○點○文○法○甚○錯○綜○可○愛○執○着○則○拘○養○小○養○大○分○別○個○善○不○善○的○樣○子○養○
其○小○者○爲○小○人○有○指○點○喚○醒○意○養○其○大○者○爲○大○人○而○天○下○仰○以○托○命○方○
是○大○人○不○然○一○自○了○漢○耳○此○非○讚○嘆○大○人○亦○非○更○爲○大○人○說○法○正○有○開○
廓○凡○小○意○場○師○二○節○設○爲○小○害○大○之○喻○以○起○下○飲○食○之○人○兩○節○平○對○各○

重○未○句○飲○食○之○人○不○必○言○耽○口○腹○之○欲○言○他○蠢○蠢○食○息○不○去○照○管○自○家○
本○性○理○會○自○家○身○子○雖○生○于○天○地○間○只○養○得○一○個○口○腹○而○已○故○人○賤○之○
無○有○失○是○就○飲○食○之○人○撥○轉○他○語○言○設○使○飲○食○之○人○飢○食○渴○飲○都○是○飲○
食○之○正○無○有○害○大○害○貴○之○失○則○養○口○腹○即○所○以○養○心○志○就○是○參○天○地○贊○
化○育○的○大○人○亦○只○是○這○口○腹○豈○眞○爲○尺○寸○之○膚○哉○何○必○槁○情○滅○性○而○後○
爲○大○人○耶○通○章○分○大○分○小○終○非○至○極○未○句○拈○合○悠○然○無○盡○若○復○推○開○飲○
食○便○非○托○人○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
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
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從其大體為大人。是綱領思字。是關鍵。先立乎其大者。是功夫。下手處。正能思之謂也。這思不是臨時卜度的。玩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二語可見。思是合下。靈光非物來而後擬也。故曰先立立者卓然精明之謂也。細會之。只是非禮勿視聽的道理。

此示人做大人功夫。公都子兩問。煞甚關係。前鈞是人意其成就同後鈞。是人意其趨向同。兩從字。謂我從之也。隨順奉承之意。從其大體。是憑他做主。不敢干焉。從其小體。是隨他馳逐。不能制焉。大體小體空說。下有明疏。耳目之官不思。至不思則不得也。語氣畧頓。耳目之官四句。是明耳目為小體。心之官三句。是明心為大體。引只是引耳目勿牽連。心字。然受蔽全緣不思。便見耳目與心相關處。得只是心得其職。勿牽

連耳目。自然耳聞目見而後思。豈心自思而無聞耳目耶。蓋耳目被引。則心之被引。不消說。的心得其職。則耳目并得其職。亦不消說。的但語脈自有位置。分數不必拖帶。此上七句。總形容個思字。極關係的。此天之所與我者。此字頂思字。說下而言大人先立其大。心天君也。無聲無臭。而能宰攝眾形。耳目之視聽。無非心也。而以為有小體大體之分者。蓋為未能先立其大者言。若能先立其大。則形色便是天性。目視耳听。便是心思。更無兩物。而又何能奪之也哉。如何為思。不役於耳目之視听者。是如何為先立。卓然豎起。不放倒。此神明之本體也。從不睹不聞中。提醒此心。使能思之。辭常為應用之主事。至能揆物來能應。則宇宙生身。萬化在手。故曰大人。大人視作哲。聽作謀。而寔本於思之。睿作聖。思

者。聖。功。之。本。思。無。不。通。曰。聖。人。為。聖。人。方。是。大。人。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占。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

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首。揭。出。天。爵。使。人。知。人。世。豔。麗。之。外。尚。有。一。途。可。以。自。貴。後。梢。終。亦。必。亡。使。人。知。天。所。厭。棄。之。餘。更。無。一。途。可。以。自。竊。

此。欲。挽。士。習。而。進。于。古。意。天。爵。二。字。是。創。談。想。從。維。皇。寵。綬。處。化。來。二。

有。字。可。思。正。令。人。尋。思。天。人。分。界。處。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八。字。連。珠。看。

詩。所。云。有。物。有。則。好。是。懿。德。者。也。仁。義。括。盡。性。理。忠。信。就。仁。義。之。真。寔。

處。言。之。非。有。二。也。合。而。名。之。則。曰。善。中。有。一。段。活。潑。冲。融。的。意。思。則。曰。

樂。善。不。倦。樂。趣。也。在。樂。內。非。有。進。步。總。是。天。生。合。下。帶。來。的。皆。屬。先。天。

井。緣。情。想。仁。義。忠。信。人。人。俱。有。天。爵。全。在。樂。善。不。倦。內。看。出。如。齊。王。不。

忍。一。牛。今。人。懶。隱。孺。子。入。井。此。際。生。趣。真。如。鸞。飛。魚。躍。一。般。豈。不。是。樂。

善。不。倦。已。隱。七。合。有。天。意。四。字。中。將。性。情。才。一。并。括。盡。公。卿。大。夫。正。為。

仁。義。忠。信。人。設。天。爵。未。嘗。不。倩。人。爵。而。靈。個。中。境。界。不。同。亦。全。藉。天。爵。

為。運。若。徒。鄙。薄。簪。笏。非。通。儒。之。見。也。古。人。之。修。正。以。竟。不。倦。之。神。玩。一。

修。字。古。人。不。但。不。聽。爵。于。人。亦。不。委。爵。于。天。從。字。全。不。費。力。要。知。古。人。

全。無。一。念。想。到。人。爵。上。修。終。無。從。安。見。罷。綬。之。大。從。不。令。修。亦。不。見。軒。

冕。之。尊。正。是。天。人。合。一。處。若。今。人。修。以。要。則。假。仁。襲。義。非。忠。信。矣。既。得。

而。棄。則。樂。善。而。倦。矣。修。而。着。一。要。想。便。不。是。真。修。就。其。要。之。心。已。是。棄。

之。心。但。得。其。修。而。勿。棄。亦。罷。了。而。乃。棄。之。惑。之。甚。猶。云。大。惑。也。怪。嘆。極。

矣。纔棄天爵。則所為不在天理上。有損於民。無補於君。能保祿位者。幾人。終亦必亡。此自寔理。寔事。嚇之。以此則理欲之不及。繩者。或可以得。失動也。言即為人爵計。亦不當。一日不修天爵。古人天人兩得。今人天人兩失。世道人心。日趨日下。孟子不得已。委曲喚醒之。如此。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

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

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

願人之文繡也。何今人之好賤也。捨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

打動人處。在欲貴二字。喚醒人處。在弗思二字。末前引詩唱嘆正引。

此借欲貴之情。喚醒世人。使之反求諸己。欲貴正欲人爵的貴。這人世

寵榮。那一個不要。是人之同心也。然爵有天人。則貴亦有在己在人之

別。說貴於己。而云人人。則貴元是人身。上同所自有。前此句且虛仁義

方指出言之。弗思耳。是吟嘆語。又是激醒語。次節借人以顯己。借賤以

顯貴。正是動人思處。末節不說仁義如何可貴。只就世情中翻出兩個

不願。以見意。正是令人可思處。仁義本德字。說來聞譽。又本仁義說來。

何謂飽。上文樂善不倦。是也。連下令聞廣譽。本來受用上。天賦予原自

不賤。君子特完而葆之耳。故謂之良貴。聞譽說施身。正見其有貴於己。

而非貴於人。仁義之味。令聞之華。其至味至華。俱在淡處。不思不得也。

吾儒優游仁義中。何嘗自知其飽。何嘗以聞譽為榮。此云然者。就世之

慕膏粱文繡者。一醒示耳。兩所以不願處。只是足於己耳。正不堪作一

較量語淡七咏囑始資悠長兩人字照上巳字向願字應上欲字視人則曰願反巳則曰思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此章指點極真切把今之為仁者一段情弊搜來道破更容何處推

此聖人為仁之念人心只有一仁更無不仁勝之一言還是隨順世情指點語如齊王易牛之心能提做主即便可通於老幼百姓理欲關頭大分如此而今之為仁者悠七汎七却似以些小塞責不則亦嘗試之而已謂之不勝正是他推諉的口寔他何嘗有心為仁故直罵以與於

不仁之甚與幫助也言不仁本無這等氣焰而汝却去幫助他恨甚之詞亦終必亡理根都打斷了可憐可憐言外要得哀憫意勿徒作據理判際扯淡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莢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不是取莢稗乃甚言五穀之不可不熟耳不徒曰熟而曰熟之全責在人身培養功夫上

此勉人熟仁之功出於仁便是不仁更無他道仁是人心種子須以存養為栽培以克復為芸耨有雨露無斧斤至天札暢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熟處難言只在日至之時正培植灌溉可用力處還是人功若到日至便屬天然矣此仁之妙境也之字功力甚微非細心未可研會而

已矣者不熟不已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大匠誨人必以規

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指點真切。

必志於毅為半途而廢者說法必以規矩為制述異端者說法須玩此言法不可廢意法固不可廢然亦不可泥舍毅以求射舍規矩以求巧固不能有成而執毅以盡射之變執規矩以盡匠之神亦非上達之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蓋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傳其可傳而不可傳者在其中矣只作法不可廢則凡言學言性言心言仁俱可該得學者不即指孝道者更竟隱躍可思。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

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

乎踰東家牆而搯其處子則得妻不搯則不得妻則將搯之乎。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先王制禮以防之是禮原為食色在食色之重輕正禮之重輕也。食色以禮為重輕不與禮相為重輕。

此為禮定輕重之衡。食色有當然之則。曰禮原是一物。渾然分不開的。任人分說。便不是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然亦不可拘拘于禮文之微。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首兩個禮重。是屋廡子道其常也。禮以前飲食之流。防男女之淫。無禮則人心無隄防。而橫潰四出。屋廡子重禮于食。得孟子呼蹴必辨之旨。重禮于色。得孟子鑽穴皆賤之戒。至伯于任人之辨。而不能答。非疑食色重也。但了了于心。未能了了于口耳。任人批禮食親迎。禮文之後。偏僻爭勝。不過習聞告子食色為性之論。而槩執之耳。不知告子所謂食色。直指墮地思乳。開眼見光時言此。正與親上仁也。同時竝見者。故曰性也。任人以事。應之緩急。論是落于後天。影響告子之說。而其謬尤甚於答是也。何有非孟子徒逞其善辨。

當於是字着眼。謂是乃千古的定分。豈一時之強語所能終屈。意理欲須較大分始平。信如任人升欲于理之上。是升寸木于各樓之上也。然理之重于欲者。豈鈞金與羽之謂哉。二節一反一正。正意在取食之重節。見末節往應之詞。取禮之重者。與食色之重者比之。揣其本以定高卑。鈞其衡以平輕重。論到紛兒臂樓處。子自有良心。凜然不敢犯者。此從何處生來。正是性善本來有物。有則天然中窳處。可見禮之應酬。群倫各有分寸。任人寔不知禮。故後肆談使知禮。與食色之非二物。尚暇衡輕重哉。孟子之辨。姑就其言而折之耳。未暇與深言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

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又○唱○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當○身○指○點○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與○為○字○應○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凡○其○定○詩○
○曹○交○大○是○可○見○今○人○有○念○及○為○堯○舜○者○否○有○自○知○食○粟○而○已○者○否○從○來○竟○有○以○疲○僕○日○之○者○不○大○枉○宛○乎○孝○弟○而○已○矣○此○語○極○妙○向○來○都○以○此○盡○堯○舜○之○道○固○无○不○是○但○失○一○時○對○面○語○意○孟○子○蓋○說○知○定○地○也○謂○勿○看○堯○舜○之○道○太○遠○了○只○孝○弟○而○已○矣○欲○為○堯○舜○只○為○孝○弟○耳○此○指○點○堯○舜○可○為○真○面○目○人○皆○可○以○為○堯○舜○曰○然○須○知○曹○交○不○是○泛○然

問：孟子不是泛然答，皆此人則皆可為堯舜。正是要他合下承當處。曹交原不在形體上求聖，其從十八九尺處說來者，只云形類。湯文空負九尺四寸軀也，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愧得熱惱得慌了？乃是彼丈夫我丈夫之意，正其刻厉真切處。卽此一念便是聖胎。故孟子慰之以矣，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是字指食粟言矣，以食粟為患，故無力人有力人全在一念委靡奮發上見。以勇怯之無常，微用力之在我，意具机括，執着便痴。孟子一生道性善，稱堯舜是其大宗。旨曹交一問，深契其衷，故喜之特甚，說得極簡極易，以振動之。又就他來見時執禮謙恭，徐行後長處說，卽此便是孝弟。卽此便是堯舜，不必他有作為，而堯舜之道在曹交已能為之矣。直將孝弟二字顯出一個活堯舜來，正見人皆可為

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在。在人子在人弟。絕無等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通章骨子。語極直截。輕省。切忌拖帶。其以徐行標之尤顯。李南黎所謂從後長一點真心流出。不假安排者也。服服言言行行。義與徐行同。乃眼上孝弟。而致吁嗟之詞。重行上孝弟之人。橫來監去。莫非堯舜源頭。合則件件合。源頭差則件件差也。是堯是桀。兩而已矣。正與孝弟而已矣。應急要認一是字。是桀一段。正為曹交鞭策。正決其為堯耳。曹交見孟子指點得他一身輕快。所以矢心就學。而願假館受業。便有直下承當意。孟子却欲乘机以速其悟。說此道原無等待。原不必向人求索。明白現前。至易至簡。自身便是師。適問教汝徐行者。是師否。如何。合却自身之師。而師受業哉。知字極喫緊。外知而言。為便是肯脩。暗做了。

然存孟子口中。亦只是輕拈活弄。聖賢道理融液。知行合一。說來自如此。而於以示人。則早是授了金針訣也。孟子平生指點學人。更無如此直截親切者。蓋曹交天資之美。過訪之誠。發問之大有以得之。且自曹至鄒。未有館舍。假館受業。亦何不是人。徒見孟子有服堯言堯行堯之語。而過猜其衣冠言動之不循理。亦冤矣。

公孫且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闕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闕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

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收得好。篇中自有離上合，合歷上落上。之致，依此為曲折，便絕妙文字。
三百篇怨者多矣。高子獨致亂于小弁，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知孟子所以取之正，以其為父子怨正所以成其孝也。
此明詩之可以怨。幽王廢嫡立庶，天性之恩絕而危亡之禍成。為之子者，能慈然乎？據小弁之詩，雖未必無怨親之詞，只是依依恋恋，不忍拋舍，割絕此點，念頭猶在仁孝腔子裡。聖賢所以取之親，是要與涕泣而道相開，此非徒自傷事。罔宗社，猶思感悟其君父也。故曰：親也。若使父母廢我，就一手拓開，畧無怨慮，是以談笑而當涕泣之變矣。親也。便舍下不肯愈疏的意思，豈欲取不怨者以形小弁不當怨，故引亂風不能安其室，只是不能相安。亂風之過，已在一家人小弁之過，已闕天下愈。

疏者若不為意也。不可磯者若無所容也。不為意者外之深無所容者。發之暴故皆以為不孝。硯水激石非石怒，乃水怒也。水中不能容一激石，以此子不能容母，引舜之慕正見小弁之怨。從慕生也有此慕，則不得。不有此怨是孝，是仁而高子者，理蔽於方情，趨於慈，徒欲執拘理以束至情，不亦固乎？小弁之詩傳以為其傳之詩，正是教宜曰：以親也。之道，故聖人猶有取焉。或曰：小弁蓋為伯奇賦云。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

闕已 孟子六卷 告子廿一

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何謂世道之具在賢者所寄以挽回世道之機在策士故孟子特憐倦於宋狂以天理人欲決國事與亡此聖賢大議論世道大關係處此正策士救民之指戰國指兵之禍烈矣宋狂欲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

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于構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戒其防也指大指也敷演况譬其說雖詳大指不過一字號印指也但有倡召之義指則隱約藏於胸號則顯揭呼於世矣孟子尊敬宋輕取其救世之心闢其言利救其學識之淺夫救輕所以救世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殃民非仁過取非義時說以詮仁義亦得雖然以此而投於戰國之君憂亡乎難哉聖賢力量大机机活觀其所以告齊梁者擒縱閹闢別有妙手區區殃民過取四個字不足以言之也且夫言利則棟之以亡言仁義則敵之以亡孟子之剖利不利也詳矣亦孰謂其撩利不言者乎仁義未嘗不利雖腐談孟子殺活人竟必用此一亡一王就是教宋輕以仁義說的話本勿泛作談論看過以罷三軍之師

以字何等勉强利根未拔故也。而罷三軍之師而字何等自然仁義所
自至也。三軍之士即頂三軍之師說俱兼將帥時說分指未安。下為人
臣人子人弟又即頂三軍之士說戰國時兵與民尚未分說。個三軍之
士則國人亦大槩括其中矣。怀如怀德怀土等之怀拳匕在心。若或概
之也。怀利怀仁義以事之別。只在有所親無所親之間。但怀利相接即
是交征。蚩蚩蛇蝎聚為一區。互相吞噬。國中皆秦楚也。怀仁義相接則
寔有血脉貫串在祥沴自不同矣。怀利相接處。那緊要全在去仁義人
心。苟未至斬絕其於君父。兄。犹必有一念顧恋而不忍背之之意。惟决
去仁義无復良心。而後惟利是視。不復知君父兄為何物矣。必不可有
為去必不可無為。怀全要說得去。字醒然後怀字十分精神。去仁義独

加一終字。盖利所本無者也。仁義所固有者也。夫本無者去之而已。固
有何可去乎。即去猶望其復來。終夫亦無望矣。此鄭重之辭。亦痛惜之
語也。下節懷仁義相接。巧處亦全在去利。按宋程尹女子弟子也。作華
欲寡淺為內。以禁兵。寢攻為外。荀子述其書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
聞。又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故不累於俗。不歸
於物。不苟於人。不悅於眾。願天下之去爭。以濟民命。上說下教。雖天下
不取。強聒而不合。莊子所稱圖敬乎燕世之士者也。而孟子敬呼以老
生。其仁天下之心有同焉。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
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
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勤學字。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
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處守為相。是伏案不成享。是斷案不得之鄒。得之平陸。是結案俱重。儲子邊謂之處守。則有不離之義。君惟在守也。國政在守也。謂之為相。則為君訪賢良。親豪傑者。宰相事也。既曰處守。明不與儲子同矣。况孟子又居鄒耶。既曰為相。明不與季任等矣。况孟子又處平陸耶。此見聖賢答禮之宜。通章逐段推明。不遮說盡。曰居鄒。曰平陸。曰處守。曰為相。此是敘事中書法。却未道破。不報者不往見。以答其禮也。後有見有不見。是終有報不報矣。連得間矣。間中間也。謂此中央有何義理。在喜其請教有端也。不是捉得破綻為相之間。亦曉得意不在此。故設為問辭。非寔話。或謂為相乃執國權。君子避遠權勢。故不輕見。亦是周旋話。儀是禮意。卽下志字。物是禮文。儀與物兩盡。絕成個享。惟不後志。

于享。是書自解不享意。為其不成享。也是答其為相一句。言我不見儲子。非為其為相而輕之。乃為其不成。而不報也。若作釋書。則不後志于享。書已自釋。何用再釋。或人之問。其同一幣交。何有成享不成享之異。季子不得之鄒。二句。正在處守。相上看出。須抑揚重儲子邊。此處雖是孟子師弟間議論。却有微勸。君臣意齊之。君臣挾貴傲賢。王以召臨。已不能就見矣。儲子又復敢。兩孟子故以不見折之。此正孟子在齊無上下之交。一大公案。向來草草看過。謂老孟向盤會中。顯斤播兩耳。不知其不見儲子也。卽出帛束。不之故。轍其繇。平陸之齊也。卽三宿留畫之机。倪其托言。儀不及物也。燔肉不至。而去之家法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

夫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
 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
 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
 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
 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

微全人行心不欲事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以仁字為骨子以用不用為關鍵遂覺把柄在手孟子主意全在孔
 子一節指出孔子分明謂居三鄉而去齊者寔本司寇去魯的衣鉢
 來將夷尹惠且盡行包
 括公儀諸子又不必論

此見聖賢去就總歸于仁。通章重仁賢二字而賢又歸重在一個仁。千
 古無遺世之聖賢。自為即為人。之蘊為人。即目為之。施人已兼成所謂
 仁也。初非截然兩事。安得分為二途。必如髡之截然。以先後名寔分之。
 則為人特管晏之事功。而自為乃沮溺之行徑矣。夷尹惠仁人也。而所
 趨不同。夷似一於自為。尹與惠似一於為人。惠之功業遠不及尹。則其
 為人之名寔亦大有晦顯焉。倘若以名寔未加為非仁。則夷惠一無所
 見。而尹當浮沉五就之間。何祿祿也。雖後來功徹天壤。而有以謝湯無

以謝桀亦無以逃無益人國爲其事無其功之謂也不知功之所成在於用籠鴻鵠而責其無千仞之翼絆良驥而繩其無千里之足不亦冤乎孟子名寔未加於齊祇緣不用故去反之此心人已兩無媿也彼所謂仁人君子者也孔子去魯之事可以觀矣士君子到不用時類皆述不足以暴心毀人以自全君子所不忍也而一段委曲周至仁亦露其一班夫衆人烏乎識之自髡肆譏三折意只一線首日名寔未加再曰無益於國三日爲事無功中間被孟子大議論打斷婉轉開生竟以無功詆焉孟子終不欲自暴屢托古人以見意章內數不用字是問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仁之乘用也易知其載於不用也難見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仁固衆人之所以不識也

名聲譽也寔事功也聲譽繇事功而著而有事功者必有聲譽合看只功名二字不要折開髡只在功名上見君子孟子却在心曲上論君子所以髡只是個衆人夷尹惠三子之仁照名寔未加看不論名寔之著不著均之萬物一體之心尹五就桀是就湯以後事既爲湯出了便當以湯之心爲心就桀者湯使之就望桀改過而遷善也柳子厚謂聖人之出不是妄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看聖人舉動真是作怪除却大人欲速那般話益難與阿衡分解但不知爾時湯桀兩家何無纖芥疑忌尤異事髡原不識仁此仁字不應深說髡說無功孟子只說仁是以無功自認矣誰知仁正是功處不忍忘世爲仁正揭出自己心事此君子是孟子暗有指正與末君子之所爲何應不必粘三子孔子講而已矣

三字有不顧一時并不慕千古意為政相也為臣庶官也說苑云公儀不稅蒙山不賦苛令不布曰吾已閉心何閉於門也記又稱其嗜魚而却御不受食茹美投其園葵棄之見其家織布好疾棄其家婦燔其機不欲與下民爭利也相業必有可觀子思未嘗臣魯繆此皆附會之說不足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也是弄乖話髡原不以無益為賢觀下文可見若是乎三字多少輕薄蓋譏儒術之疎而盛名之下為難副也魯削未必寔錄孟子却置不辨只以大意發明用賢之益彼此所引各以伸其意而已非喋喋翻鬼錄也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用與不用耳孟子本頌學孔子此獨引奚者見奚不過一霸佐且有閑與亡若此况不為奚者乎隱然自負意在言外制何可得削字泛論不特魯事正見賢者有益人國處謳歌本一類聲有曲折為詭長言為歌交國俗只是國人化之皆篤於夫婦之

倫淇衛水名河西即衛地衛在河之西故云河西高唐齊西邑名本是在齊右却別云齊右者孫高唐一帶言之也華周把梁齊大夫同戰死於莒周妻無攷梁妻則傳載其貞而知禮枕夫尸城下哭動路人莫不揮淚十日城為之崩薛莊公之郊吊公詣其室成禮乃去自以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內無所依以見誠外無所倚以立節赴淄水死說苑則兼言二妻但事不備詳只繫言其城施隅崩焉髡引王豹諸人見初未嘗有人用之也而名寔自見反似乎有益于人國分明謂孟子有名無寔不得為賢蓋始終在事功上觀孟子也引孔子事着不用二字此孟子微詞也不稅冕一節久坐燭影斧聲然以去父母國之道斷來畢竟不負遲遲初意的不當與接浙例看為無禮依然是為肉只粧點得不俗耳正見流俗眼孔所爭不多處微罪二句舊說為長罪厲君相微對顯看隱晦之義也以女樂去則君相罪彰以燔肉去則君相受女樂之罪隱矣不欲為苟去與上句意相足蓋是時孔子雖不以

女樂去。畢竟欲去。倘於去之時。不託一名目。漫然以行人。必追論其去之之因。而君相之罪。仍彰事理相因。慮必萬全。不是上一句以全君相。下一句以全已之去。就作兩層也。魯人爲肉。爲無禮之議。正甚。愜孔子微罪之心。孔子固不欲使人知也。人亦不能知之。孟子去齊。一鹿委曲。與夫魯類。亦安在使髡必知之乎。三蒙譏而不顯。解宛然。孔子家法。仁人之心。良亦苦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功○之○首○罪○之○魁○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倍克在位。則

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離○罪○之○魁○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當○服○上○刑○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說○得○直○恁○快○人○

通章文勢。趨末。蓋爲今之諸侯大夫而發。而責大夫。意尤重。一節重一節。王降而霸。猶可言也。罷降而今。不可言也。重傷時意。玩三今之

字可見。或欲提五霸作王。謂無王之罪。五霸是始好之。此今之諸侯大夫。所以敢恣肆而濫觴也。非正旨。此提王按獄以儆人臣之悞。君者七篇中專論王霸以德以力之辨。俾驩虞之分。挾之細矣。而無王一案。未經道及。此案竟不可少。故此章及之。識力甚高。許多霸爵。只用一句。據諸侯以伐諸侯。斷盡此孟子之長於春秋也。備舉王制。自天子至移之。總見賞罰征伐之權。只有天子。至得諸侯安敢自專。省耕二句。綴巡狩述職之下。註分入疆段。應巡狩不朝段。應述職。此二句遂無所屬。細玩語氣。則此二句與巡狩述職原是一套事。而下入疆心首察其田土。連接亦甚有情。先王衆建侯國。總以為民。巡以此巡述以此述。而威福行於其間。討伐所歸來也。可作贅利語。草草看過。乎入疆二段。要肖巡方所至。覽勝光景。慶既以地。則讓

亦多是罰地。說天子之慶讓。便可想諸侯之職了。故下文不論述職。何如單以朝不朝言之。貶爵而後削地。削地而後誅移。猶有俟其改過之心。見王者以德服人。處緊接是故二句。以立五霸罪案大意止此。若瑣瑣分截。某為巡狩。某為述職。某為賞罰。某為征伐。而賞罰只伴說意。歸重於征伐。亦漁散不警策矣。討而不伐。天子出命。聲其罪。命方伯連帥伐之不親伐也。討字從言。出命之義。伐字從戈。乃方伯連帥躬秉斧鉞。奉命以從事焉。若致討之命。則固聲之乎天子矣。非諸侯所敢干也。方伯連帥一也。無事焉。一方伯有事焉。三軍帥連者。挾與國而偕也。五霸之樓諸侯伐諸侯。正竊連帥之意。而未嘗承有天子之命。是以討自專。而天子自為也。無王莫甚焉。這一句要緊緊與上二句相照。罪案便昭。

據律讞決可謂平允。周禮天官玉府職云：若合諸侯則共珠璆玉敦槃。敦者器名，槃盛牛耳，敦盛血。蓋割牛耳取血，軟之以盟也。司盟之官，北面讀誓書，告神傳敦血，授當軟者，既軟乃坎其牲，加誓書於牲上，埋之。若有違背，欲神降殃咎，如此牲時，桓特其威德，故但束縛牲而不殺。但於牲上加五命之書，不用軟血，正見其盛處。五禁皆天子之禁，桓公特脩明之而已，非創禁也。此是桓公創霸第一勝着，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其禁首綱常，次旌別，次綏柔，次用合刑殺，次修睦，分封極是鄭重，而囑以言歸于好，還可見其正大心腸。時說謂首霸須用兵，用兵須有名，有名莫大於伐逆命之國，故先申天子禁，爲後日用兵張本。此以論晉文以下人，則可以論桓公，恐多一層意。五命句句須從天王上發。

來誅不孝，禁同盟之爲子者。無易樹子，禁同盟之爲父者。樹兼當立已立二義。傳曰：立子以貴，不以長，謂嫡也。立嫡以長，不以賢，謂均爲嫡子，必以長也。所以塞愛憎杜篡亂也。是其爲當立者乎？當立而立之，則又已告於天子矣。安可以擅易？桓不能用，是以五公子爭立而尸出於戶也。無以妾爲妻，禁同盟之爲夫者。所以嚴嫡庶之分。嗚呼！正脩缺而內娶多不父，不夫，不子，初命之禁，桓首犯之矣。霸業頓廢，妻涼萬古，傷哉！賢是德之全，才是德之用，尊以位，言有以祿，言總以彰，顯有德之士，但不要低昂賢才，謂使人知才不及德，是所以顯有德却費周折了也。老幼以本國人言，賓旅以外國人言。卿大夫出使爲賓，庶人行商爲旅，敬以禮言，慈以恩言，無忘送往迎來，以優待之意。士無世官，是已仕者。

取士必得是未仕者無世官恐爵及惡德春秋說世卿其害有至于耦國易祚者此周道親親尊尊之弊不可以不更也官事無攝極識机宜侵與曠皆自攝生誤國家大體也取士必得爵人不敢濫也無專殺大夫刑人不敢專也古者刑不上大夫殺之已非得已而可專乎其立也請於天子則其殺也亦必請於天子曲防有二項防以蓄水亦以障水早則專水利於已澇則遺水害於隣而隣有嗟竭澤者滔天者矣曲者多方設法之意也記稱桓公塞九河爲一河春秋緯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此其貽害直在百世是此禁桓公犯之也過羅亦是專利病隣但曲防是貽隣之病過羅是不恤隣之病皆非所以睦隣者故並禁之管子輕重篇嘗教桓以式璧聘新成困京者二家勸民藏

穀俱穀之流於諸侯也是陰行過羅之寔而諱其名者也封亦有一項一封國諸侯也一封邑大夫也無專封是尊王意今未知桓之遷邾封衛滅遂果告於天子否也言助詔辭歸于好謂各無犯禁同歸于善意此要見薄責桓以私盟而厚責諸侯以犯禁犯五禁緊緊與上文相呼應方見其罪這便是惡了長惡豈是小罪所以甚逢君之罪也逢君者百般挑撥先意而巧為迎逆揣而中其欲貽害不亦深乎夫長君之臣吳煥阿奉彼所謂容容者也匡救則不能挑引亦何敢乎雖然今且功之矣何罪焉良臣民賊令下數章觀之尤快大要指富強諸人言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世王多嗜殺人。只為攻城掠地。不知一將功成萬骨枯。千古有餘條也。故引君志於仁。是慎子順門針。

此見人臣當引君以仁民全重殃民不仁上諭制特帶言之道亦不與仁平時說當道承過取應上勝齊不可志仁承殺人應上殃民不知中

間申明王制乃因慎子不滿不可之言而釋之。口氣抑揚總重殃民故曰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當道志仁二句一串趕到底以道與仁平提者不是首節玩一微字便是君心之不志於仁處不教民二句即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之說時魯因齊滑王之亂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係乘危利險倉卒與謀孟子云不教民亦據事論事之詞非謂魯有教練之師便可以戰也。一戰句是倒跌語氣正甚言其不可也。戰國之世策士勇臣惟識得戰勝取地為奇勳何顧殃民的事茲曰滑釐所不識真不識也。按慎子名到滑釐政禽滑釐。墨子弟子也。墨子書于闢九攻九拒之術。公輸子為楚設械將以攻宋。墨子見楚王與公輸墨子已遣滑釐等持守器。在宋城待楚對王洩其謀。王乃止。則滑釐必是善用兵者。慎子尚其道。故於此推之曰滑釐所不識。豈似失攷。天子之地節天子非帶說惟天子千

里諸侯只合百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見千里則足以待矣不百里不足以守典籍見百里則足以守矣既足以待天子且不加于千里况是以守諸侯豈可溢于百里乎典禮也籍方冊也諸侯典禮如祭祀會同之類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之宗廟故云宗廟之典籍必得百里俸祿始足以供此典籍上所載祭祀會同之儀文不可泥宗廟而單言祭祀二國肇封周公不得以冢宰而多予太公不得以元勳而厚微只取其足以守姬姜之典籍終見王制所限不可踰越亦字妙便見魯不可益齊不可損意曰儉于百里蓋立國之初極防其奢立法于儉猶恐其過况先示之以奢後將安繼末世之取地倍封皆奢心使之也倘以儉自安則必無爭攘之事

按左傳云昔周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

盟府太師戒之柳下惠云齊魯之始封也相與出周南門剝羊而約曰自後有敢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剝羊矣子孫後竟相攻可嘆可嘆仁者何以不為蓋仁者不忍之心也民生固不忍歿而王制亦不忍昔引其君直貫至而已作一句看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謂務要引導其若使事事在正路上走此心所向純全一個天理而已者言此外功利富強之說不復以之溷君也引字雖帶婉曲然亦不宜太說軟致以傷題神須發君子一片苦心玩一於字口氣趨下垂重志仁不可將道仁硬煞兩提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祭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章口氣似與真子章相因而發可合看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秦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

此重責人臣効富強之術以爲若爭天下盡地力則有財故關與克是一串事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故約與戰是一串事看我能等語何等利嘴擦牙自以爲取天下之策在此矣所謂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者也要看兩民字民爲邦本民生旣戕要那富強何用兩求字正是賊臣千計百較以中人主之欲者舉祭爲言正不能居天下者道卽富強之道習以成風爲俗不知此等經營如赤藥猛獸賊其民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卽與天下不能一朝居何也其國雖富強而民心已

先失也况富強之術又未必得天下哉末節痛快激切言外見欲安天下必須變今之俗始得鄉道志仁正一天下之本也而今事君者不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人主安得認賊爲良而自取危亡之禍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

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祭小祭也

○自○主○之○論○與○許○行○同○一○學○術○故○孟○子○以○貉○關○之○亦○與○用○夏○變○夷○同○一○
此見中國不可以夷狄之治治重無君子上中國什一之賦乃堯舜以
來酌其地之所生者原足以給中國之用又度中國必用此稅以養此
君子而維持此人倫各事故不可得而輕重之也戰國時虐政厚歛自
主憤世欲一矯之而為此論意亦美矣但非中正之法孟子斥其為貉
道正以其非堯舜之道也夫貉五穀二句見不容多取無城郭三句見
不必多取無城郭宮室則無營繕之費無宗廟祭祀則無粢盛之費有
聘問則有幣帛有燕饗則有饗殮皆諸侯事無諸侯幣帛饗殮則無禮
文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祿食之費下去人倫頂無城郭二句無君子
頂無百官何陶以寡節獨舉君子以其維持此人倫者也君子斷不可

無○則○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缺○哉○首○云○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後
云○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可○知○萬○室○一○陶○是○喻○孤○君○孤○君
不○足○以○治○一○國○故○先○王○設○官○分○職○祿○於○是○乎○制○焉○而○中○土○物○力○沃○饒○不
比○於○貉○之○喬○壤○用○以○酌○取○畫○為○什○一○中○正○之○規○重○病○民○輕○病○國○中○國○之
治○誠○不○可○以○貉○道○治○也○木○用○大○桀○小○桀○伴○說○可○謂○滴○水○不○漏○若○無○此○二
語○反○為○富○桀○者○口○寔○矣○古今惟文景三十稅一亦自富饒然惟文景可
騷然此以知圭之術行必貉桀共一途也按東西漢均是三十稅一光
武詔云道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
舊制是二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不知當時國用何以能足如白圭
心計之臣又可少乎哉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

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辨輕賦。提出堯舜什一之道。辨治水。提出大禹行所無事之道。兩道字。俱根帝王經世大猷。以壓倒世俗之小見。

此見治水者當行所無事。即此可見萬世治河之策。亦可見萬世河害之源。主治水只是以堤壅之而已。此絲故智也。絲當堯時。天下一家。此壅彼濫。竟無注處。益鼓洪水之災。罪是用見。圭當戰國時。綉錯區分。壅之出境。使不內入。即私謂便宜。沾沾自見。德焉不知。以堤壅水。其為逆也多矣。隣亦何辜。而代承其壑乎。水逆行謂之洚水。就爾時壅水言之。洚水者洪水也。則把古來水害相比。例以見其毒。此語乍看似深文。然自戰國互相壅激。神禹所疏填闕。無存漢武以來。日治日決。迄今無安流。視洪水之害。爭幾何也。仁人所惡。應不為一時也。然幸有孟子之言。

明詔後世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路也。天地脈絡。陰陽開會。水所必

繇之路也。繇道則歸海。故曰。禹以四海為壑。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

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湮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難殫。神宗曰。後世以專治水。故常有得。以道治水。順其所向。迂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太上因之。其次刊導之。最下者與之爭。此治河之三策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作明。亮之亮。人必有透于天下之識。而後有定于天下之力。不亮則識解。先迷。應事焉有主張。看來執活。亮亦活。

此言無定識者。不能有力。是非疑似。見得分明。方纔有個把柄。虛靈

圓透。境地融徹。極自定而神自圓。執中有圓融。不滯者在。與執一者自別。曰不亮。惡乎執。蓋重言之也。王荆公行新法。滿朝爭之不得。豈不自謂有執。然而君子不謂執者。不亮故也。故執而亮。則為執持。執而不是。則為執着。此中有個權宜在。不可不辨。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天下之治，只是一善足以為之。天下之善，只是一好足以集之。好善之心，反之足以涵天下。推之足以理天下。蓋還以天下治天下也。此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使為政是舉國聽其設施，不是小小任用。故孟子亦以大臣期之。喜而不寐，謂其善類將興之兆。吾道大行之

机不必說克之道，即吾道。盖道自是公物也。強以力量言，用之擔當。知慮以明慧言，用之籌畧。多聞識以博覽言，用之參稽成典。然有司有有司之體，強智聞識是也。相臣有相臣之體，好善是也。強智聞識只是自有一節之善，好善則包得天下之強智聞識于吾方寸之中，而不見其迹。集天下之強智聞識于吾運量之內，而不尸其功，好而曰善。天下英雄豪傑所繇萃也。善而曰好。天下精神意氣所繇通也。故曰優於天下。優於天下，正在好字見出。言其心量之并包宇內也。優者包舉有餘之意。在下輕千里來告，上見此句且渾舍夫苟好善以下，是泛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說精神全在夫苟好善四字前，尚虛摹此方寔說。夫苟好善是自歎不自是本一念虛懷而著之，為聲音表之，為顏色自足以鼓動。

天下之善士。強智聞識。歛而不露。我渾其強。而群力翊我也。我渾其智。而群策啟我也。我渾其聞識。而聞識且遍千里及四海也。末節一反。尤見痛快。言不好善之善。正見好善之優。處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訕訕摹其狀。予既已知之矣。乃摹訕訕者之言。言於天下事理。我都曉得了。即以強智多聞。自炫露意。彼亦何嘗明言拒也。然人暗此容貌。接此聲音。已暗裡縮卷沉吟。其氣已陰折。逆拒人于千里之外。令其裹足而不前矣。世間亡國敗家之人。未有不本於傲然自聖者。彼誦諛之人。正要窺得此意。而阿諛之耳。正士退則壬士進。有過不聞。好勝自賢。理亂之幾。決在於此。相臣貴量不貴才。君之所以擇相。相之所以事君。俱可知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

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

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

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

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陳子之問。疑孟子之難仕也。就三去三。不執一途而後就不執一途。而繁去便見君子委曲爲道之心。而無難仕意。

此見君子去就員融之義。凡不一之詞。皆曰三。不必泥是三件。所教去

就首一項以道爲去就。次一項以禮爲去就。末節全是去全無就了。故

周之不日可就。而日可受。這一項難筭。做就是知就之。三不是三件也。

迎之只是接遇。非郊迎致敬以有禮。一申看中着一以字。敬在心。而禮

則其文也。言將言字發語辭。或作君有言以許其行陋矣。禮貌相連字。猶言禮文。言弗行則去。是以道為去就也。其次以下亦就所遇之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有一樣。非別人品優劣也。以禮為去就。亦君子委曲行道意不能行其道。道即致君澤民之道。即上言字不能從其言。言即因事納誨之言。與上言字不同。周之可受全以其有悔心之萌。飢餓土地而姑受其周。止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然受日亦可豈得已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

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

患者國恒亡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張侗初先生曰天下大擔子都是天生個人來擔當。人須要看得自己大。此窮厄不能困者皆其富貴不能淫者也。若困厄時不能自持。即富貴當身有何幹濟。大正將生。死二關。陶鑄人。要人自立。聖賢承之。便造許多心性事業出來。故曰今日快然忍得他日便恬然做得此。見人處窮厄富貴俱不可忘。憂患本章叠叠說去。束以憂患安樂二語。詮叙極明。可無側拈別解。然玩大意。當以大任節為至聖賢之興多。貧賤非必生。而即有有國之榮也。人恒過節。只是反覆申明動忍增益之意。人字該得甚廣。不必單指中人。章内心性字極緊要。大任節又當以此為至。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相之別也。發者奮自己。舉者拔目。

人○按傳若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
 說○貧代築供食。今傳若有聖人窟。即說隱處也。拾遺記云。說貨為楮
 衣。春於深岩。以自給。慶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殷以玉
 帛。聘為阿衡。而高宗舉之。亦以慶帝。帝長弱。形求惟肖。異哉。膠兩齋
 販魚。並文王舉之以事紂。武王克紂。而復歸周。事紂之役。大似尹之就
 桀。士刑官也。皋陶為士一証。蓋指其請囚事也。仲亦曰。臣無忘其在
 檻車。坎禦極矣。孫叔敖名餽。叔敖其字。薦買之子也。初殺枝首蛇。有
 陰德。為相。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憂國忘私。乘
 馬三年。不別牝牡。疲商無分銖之蓋。破玉缺不以財寶遺子孫。身死。子
 貧。負薪豫戒其子。請封寢丘。無受利地。三為相不榮。三去相不憂。初莊
 王罷朝而笑。樊姬問之。曰。與賢相語。不知其晚也。姬曰。賢相為誰。曰。虞
 丘子。姬掩笑曰。為相數十年。未聞進一賢。安得為賢。遂薦叔敖。故前與
 沈尹筮為友。游郢三年。聲聞不加。尹筮勸之歸耕。自放寂寞之濱。此其
 時也。百里奚飯牛事。前已辨之。爵祿不入其心。故飯牛而生肥。詩曰。
 大隱隱而朝。如奚。君相大福也。聖賢不以為大福。而以為大任。是何等
 者。吾謂之帝隱焉。心○眼○此○節○文○勢○甚○澎湃○要○依○他○叠○叠○散○落○不○破○碎○又○不○扭○捏○為○佳○苦○心
 志○五○句○正○在○猷○詛○版○築○時○所○備○嘗○者○心○志○乃○運○用○大○任○之○根○本○不○嫌○另

提○行○拂○亂○句○言○所○行○的○事○與○其○心○之○所○謀○為○者○每○相○拂○亂○不○得○直○遂○也
 時○說○謂○增○益○繇○動○忍○已○覺○犯○手○又○謂○忍○性○繇○動○心○則○扭○捏○甚○矣○直○謂○動
 忍○卽○是○增○益○亦○太○囫○圇○就○中○斟酌○歸○重○心○性○上○去○所○以○貴○手○眼○也○若○以
 動○忍○增○益○分○應○苦心○志○等○更○不○必○本○文○必○先○字○與○所○以○字○相○應○而○所○以
 字○又○屬○聖○賢○不○屬○天○謂○天○如○此○困○聖○賢○乃○聖○賢○之○心○所○以○動○性○所○以○忍
 不○能○所○以○增○益○也○蓋○無○志○人○受○天○磨○難○便○倒○有○志○人○受○天○磨○難○益○奮○此
 處○聖○賢○正○自○有○磨○鍊○在○若○謂○天○之○困○之○所○以○動○之○忍○之○增○益○之○則○聖○賢
 太○頹○直○矣○心○靈○而○能○應○故○貴○動○動○者○寧○極○而○活○潑○也○性○寂○而○能○止○故○貴
 忍○忍○者○變○化○而○藏○密○也○孟○子○嘗○言○不○動○心○而○此○言○動○心○者○不○動○繇○動○中
 出○震○撼○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但○食○色○之○性

當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收歛愈密睿智愈通也增益不能舊作才能
說自委但理則根心性來詞亦不要纏擾眼明手快作法始真焉問聖
賢有何不能曰如瞽瞍未底豫時就是舜所不能處然有說焉
年為賈折閱此在天者也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此在人
者也天人相勝乃相成也動忍增益事莫大於過故特以過言之此聖
賢反已親切處不則如苦勞俄乏拂亂等困未有不可諉而咎天也人
字樂指人情大率而言自聖賢而下皆包得此節即申上節兩節相足
意趣乃定下節推論至國家極淋漓痛快令富貴貧賤總不能脫此耐
苦一局收上大意尤密匝困於心憂鬱不能自舒衡於慮思索不能
自通困心衡慮只在已已知有過故曰作微色發聲是傲於人而方知

有過故口喻過在困心衡慮微色發聲之先法家法字與法語法字同
謂世臣以法規君者拂士不改弼士拂即拂逆忠言逆耳利於行其所
為拂也多矣敵國外患一申看左傳范文子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無敵國外患即所謂外寧也或云敵國是相敵之國如秦楚之構兵
外患是意外之患如奸宄之竊發亦可兩無字本屬國家說時說謂是
君心自無之不把這兩件在心上也此意亦要知末節無限叮嚀然後
知三字正從世人痴夢中大喚醒一番生死字極猛省吾人悠悠泛
不自策勵大都坐生死念昏耳若知憂患安樂之為人生死關則舍死
趨生誰堪自汨沒哉須知憂患安樂自人心言不自境地言以安樂之
心處憂患即歷憂患之境而未必生以憂患之心處安樂即歷安樂之

境○而○未○必○死○生○自○心○死○自○心○死○可○見○天○固○開○生○人○死○人○之○路○寔○人○自
 為○造○生○造○死○之○心○故○莊○子○云○哀○莫○哀○于○心○死○生○死○開○頭○非○從○心○性○理○會
 不○可○也○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
 固○則○作○用○不○力○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孟○子○原○不○以○生○趣○誘○人○軟○美
 也○有○味○夫○改○過○之○言○申○動○忍○之○旨○也○舍○死○趨○生○惡○向○心○性○取○之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人○知○孟○子○之○繼○往○開○來○於○式○國○人○執○規○矩○數○率○以○引○躍○天○下○者○為○教
 也○不○知○其○匪○楊○墨○息○邪○說○放○淫○詞○之○深○于○教○也
 此○提○醒○學○者○無○以○見○絕○于○君○子○而○自○棄○術○字○有○多○方○曲○成○之○妙○不○屑○之
 教○所○以○動○人○愧○悟○之○机○正○是○多○術○非○多○術○中○一○術○也○此○不○專○在○表○君○子
 有○無○窮○之○教○乃○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不○然○而○人○心○之

省○悟○窮○覺○君○子○之○術○亦○窮○然○君○子○之○心○固○無○窮○也○在○人○善○會○之○耳○若○孔
 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滕○更○皆○是

孟子卷六終



回自我作多福名自已求寒
如此者名理却大若但去名
自守恐名未足以言天

備是仁德反身而誠頂皆備
工夫也但倒提出仁字與
且省却誠字仁字許多分疏

物為一體也渾天渾地渾人
即物也即我之為我者
二心先說難了然後說

備之義數日對六如鏡中現
在池水在伸誠身上指點可
知聞婦思聞林葉响而知舟
編好人事即聞婦思舟人

我於斯可會矣雖然此公鏡
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

之而下知其
○孟子曰人不可
之恥無恥矣能改行從善之
人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
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
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者無所用此焉為機械對詐之
以為得計故無所
不恥不若人

用其服恥之心也
恥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
其不知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
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
下孟盡心

是無上正論
而備及字兼上文說下非着
之遂不隨情識順流出去反
身察之義于當倫的去處

備的益溢光景生心飛躍分
棄一切不知一物缺陷很快
冥見得皆備如耳目口鼻
神通變化真具行時坐卧等

對及身而誠言謂之強知恐
當備上泰來即忘即仁不
之

只頂上二句說下你風囑
淺察深字義稍味提一由字
不由非律由也若律由便是
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其即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藝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
自得而臣之乎好去擊樂音各

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踐日子好遊乎吾語于遊
遊遊人知之亦覺暮人不知亦

日何如斯可以覺暮
則可以覺暮矣樂音各
之則有以自重

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
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此書之義理深矣不可不讀也
孟子曰人不可不學也
此書之義理深矣不可不讀也
孟子曰人不可不學也

